左傳彙奇

二之四

漢書門 類
四三〇一 號
一二五 函
一〇 架
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四三〇一 號
八 冊
二七四 函
二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01
冊數 8 (2)
函號 274 17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翁青陽曰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于我之治乱反謂係于楚子之死生汲汲然而欲殺之忽內而憂外何其疎也

新刻楊會元精選左傳彙奇卷之二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二克乱曰莊

三甥請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楚文王鄧曼所生故為鄧甥 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騅音佳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若齧腹臍喻不可及噬市制反臍粗兮反 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也 其及今時圖殺之乎若圖殺楚子此為得機便之時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凡宗廟之祭必薦毛血故曰血食焉於虔反）弗從還年

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果如三甥之言）

評 愚按三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使為戕賊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邪

頓起元曰一節照應一節句句曲實不浮醇厚之譚也

千古名言

曹劌論戰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劌古衛反）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言國有大事肉食者已有定謀間猶厠也又何必厠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衣食二者雖吾身之所安弗敢自專其有必以分與人之凍餒者）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民未懷惠必不從公所使）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犧牲羊羊豕之屬玉珪璧帛幣也皆祭祀禮神之物牲玉自有常數弗敢有加於舊祝史必陳信於鬼神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特一念之小信未孚於上下神未必降之福也）

中竅

又曰老將知兵亦不過是

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言争訟刑罰之類雖不能槩察其曲直當否必盡己之情以求人之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故言莊公以情察獄為忠之一端民感其忠思欲報上故可用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大崩曰敗績莊公將馳軍以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又登車前橫木為軾者以望齊師之旌旂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莊公問曹劌以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大凡戰勝以血氣之勇為主鼓作氣兵以鼓進方鳴鼓之初所以作勇氣也再而衰至再鼓則勇氣衰矣三而竭至三鼓則勇氣尽矣彼竭我盈齊師三鼓勇氣已竭我師初鼓勇氣方盛故克之此我所以勝齊師也夫大國難測也言齊大国不可測度懼有伏焉恐其先有伏兵乃詐敗而誘我吾視其轍亂我下車而視則見其轍跡之紛乱望其旗靡登軾而望則見其旗旆之頽靡故逐之如此則是真敗故逐之不疑也

評　以十分筆力發十分名譚

翁青陽曰自古人君未有不畏天變而能興者宋公遇災降名称孤盖亦知畏天者故畏其可興

臧文仲論宋將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黍稷為粢在器為盛言粢盛蓋以宗廟祭祀為重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言孤實不敬天地宗廟諸侯弁名稱孤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不以常辞稱寡人而以降名稱孤得引咎自責之礼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礼稱孤其庶庶幾於興懼而名礼絶句或以名絶句者非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魚呂反本或作禦說音悅臧孫達臧卽

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故曰是宜得為宋君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恤民也故傳以宋引咎自責為恤民

評　文仲宋與之言雖不驗而御說得為君亦可謂其言之有証也

湯霍林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舋而后妖作則欲止妖莫知修德

申繻論妖由人興

辛丑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地名厲公以魯桓十五年出奔蔡遂入櫟而居之至是乃侵鄭也櫟音歷及大陵大陵亦鄭地名獲傅瑕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傅瑕謂厲公苟能舍我舍音捨吾請納君我能納君使復其位與之盟而赦之厲公邀傅瑕為盟誓使必納我而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鄭子即子儀也傳瑕不知邀盟無質不敢背盟乃殺子儀併殺子儀之二子而納厲公遂納厲公復歸鄭国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先是鄭国南門內一蛇與門外一蛇相鬭內蛇死門內之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其後六年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之兆公聞之魯莊公聞蛇鬭之妖問於申繻曰申繻魯大夫名猶有妖乎公問申繻謂猶

有蛇妖而應厲公之入乎

對曰人之所忌。申繻荅言子儀常畏忌厲公恐其入國其氣燄以取之。其畏忌之氣燄熏灼以致蛇妖之禍也(燄)音艷妖由人興也。言蛇本無妖由子儀自致之也人無釁焉。設使人心本無釁隙(釁)許僅反妖不自作。則妖亦無自而興也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之心畏忌失常度故妖乘其釁而興也故有妖。所以有蛇妖為禍於鄭也

評 妖由人興足破千古之惑

翁青陽曰樂以昭德子頹奸王之位罪莫大焉而敢以舞六代之樂哉

鄭伯論王子頹

王子頹享五大夫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去年五大夫伐周逐惠王而立子頹子頹立而享五大夫(頹)徒回反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見虢叔曰虢叔虢公之子也寡人聞之謂我嘗聞此語如下文所云哀樂失時當樂而哀當哀而樂皆失時也(樂)音洛下並同殃咎必至凡如此者必有災殃罪咎今王子頹歌舞不倦言其舞六代之樂樂禍也是以禍為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之長參其行刑戮也君為之不舉行戮之日天子不擧盛饌而況敢樂禍乎何況敢以禍為樂乎奸王之位謂子頹逐王而篡其位(奸)音干禍孰大焉將有殺戮之禍及乎其身臨禍忘憂方且歌舞而忘其憂憂必及之

言必不免於殺戮也 盍納王虖 何不討子頹而納惠王乎 盍音合 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虢公聞鄭伯之言亦願納惠王也

評 子頹樂及徧舞欲以快一時之樂而不知祇樂禍耳

葉臺山曰辞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辞一夕之宴而得数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

敬仲辭卿及夜飲

齊侯使敬仲為卿 敬仲陳公子完 辭曰羈旅之臣 羈寄也旅客也 幸若獲宥 幸得陳君之赦宥 及於寬政 及於齊國寬大之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 赦其不閑習教訓之罪 而免於罪戾 不計其出奔之罪戾 弛於負擔 去其負擔奔走之勞 而得息肩於此 君之惠也 此皆齊君恩惠所及 所獲多矣 我之受賜於君亦已多矣 敢辱高位 豈敢為卿以玷辱高位 以速官謗 不德而居高位是速召官府之謗責也 請以死告 以死自誓而不敢受 詩云 逸詩也 翹翹車乘 翹翹遠貌引古詩云車乘自遠而來迎也 翹杷遥反 乗去声 招我以弓 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車來迎又招之以弓也 豈不欲往 我豈不欲貪慕顧命 畏我友朋 但恐為朋友所訕責也 使為工正 掌百

又曰三語奇峻切直彼有為長夜之飲者亦未有未卜其夜之説告之者乎

飲桓公酒樂（齊相賢之故就其家會攄主人之辞故言飲桓公酒歡於鴆反樂音洛下同）公曰吕火繼之（公飲酒樂故欲繼之以燭）辭曰臣卜其晝（公子完又辞夜飲盖臣之享君礼當卜日故曰臣已卜其晝矣）未卜其夜（若夜飲則未之卜也）不敢（不敢繼之以燭）君子曰酒吕成禮（大凡飲酒欲其成礼而已）不繼以淫（淫過也繼以夜飲則爲淫矣）義也（言公子完辞夜飲得事君之義）吕君成禮（使其君飲酒成礼）弗納於淫（不使其君夜飲而納其君於淫）仁也（言公子完辞夜飲得愛君之仁）

許 子元至齊〻受以卿則元必有以當齊侯者然受之而固辭之所以終受齊卿而因以伐齊也

宋嶓㠓曰夫礼所以整齊万民垂訓後嗣也動不協礼后嗣觀故君之舉動不可以不慎

曹劌諫觀社

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魯莊公往觀之）非禮也（傳言不合於礼）曹劌諫曰（諫公勿往劌居衞反）夫禮（大凡行礼）所吕整民也（礼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可以整齊下民）故會吕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在下事天子之法）制財用之節（於會必號令諸國合於貢賦之多少）朝吕正班爵之義（凡使小國朝大國所以正班爵尊卑之等義也朝音潮）率長幼之序（其班爵同者乃以年齒長幼為序長上声）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王（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王有巡守（天子適于諸侯曰巡狩守去声）吕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礼）非是（自朝會之外）君不舉矣（則國君無所舉動也）君舉必書（人君舉動史官必書于策）書而不法（所書舉動

而不合於先王之法後嗣何觀則後嗣子孫失所觀瞻

評 人君舉動史必書之觀社非礼也故曹劌諌焉

湯霍林曰家齊而后國治所以為國之大節今由覲夫人而亂男女之節豈可乎歟

宗婦覿用幣

秋哀姜至莊公娶齊女姜姓謚曰哀也公親迎而至魯公使宗婦覿公使同姓大大之婦共見哀姜覿音狄用幣大夫見夫人用幣為贄礼也今宗婦亦使用之非禮也傳言宗婦用幣不合於礼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贄帛贄音至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榛似栗而小脩脯也以告虔也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榛声近虔取其虔於事榛側巾反今男女同贄今大夫與宗婦贄皆用幣是無別也是男女無別也別彼列反男女之別男女所以貴有別者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為治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今乃因取哀姜而亂男女之別無乃不可

虖（言其甚不可也）

評　御孫所諫極知大体

湯霍林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又藉二五爲之谮言不可則從中贊之献公安得不從国語又有施優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何其謀之多乎

驪姬計立奚齊

晋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烝淫也）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犬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姬姓以狐爲氏是爲狐姬狐偃其兄弟也）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晋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驪戎男歸獻公以驪受伐而受其女於獻公以求成姬歸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聴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

又曰因獻公未決又使二五合稱其事姬之計良深矣

李几我曰獻公說啟土之言而不知墮驪姬之計

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比屈縣皆晉國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言二邑皆不可無人主之宗邑無主曲沃宗邑設使無主則民不威則民無所畏懼也疆場無主蒲屈疆場典戎狄相校設使無主場音亦則啟戎心則開啟戎狄窺伺之心戎之生心戎生心而窺伺於外民慢其政民不威而慢其政於內國之患也此二者国之大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今君若能使申生居曲沃以為宗邑之主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又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為疆場之主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懼而外亦絕戎狄窺伺之心且旌君伐又可以旌表君之功伐也吾使俱曰庶使晉國之人皆曰狄之廣莫廣莫謂狄地之曠絕指言蒲與屈也於晉為都今使二公子主之是晉國所都盡據狄地之廣莫也晉之啟土晉是可以大啟土宇不亦宜乎

此固礼所宜也晉侯說之獻公聞二五之言而悅之說音悅使大子居曲沃為宗邑主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為疆場主群公子皆鄙其他衆公子皆使居邊邑二姬之子在絳絳晉國所都也獨有奚齊卓子居於國內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申生已下與諸公子皆出居外故讒譖得行而奚齊卒為太子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為一耦以譬二五共懇傷晉室也

評 二五耦三字下得最奇

葉臺山曰神之監人不應如此瑣屑史過所論持世之所謂鬼物耳至於虢公請地其妄愈甚安得不亡

内史過論虢必亡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 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 内史過周太夫言神何故而降 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監察其君德之厚薄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悪也 觀視其積悪之深浅 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亦有神異 王曰若之何 將何道以處之 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亨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内史過往 使内史過往以其物亨神 聞虢請命 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 夫民神之主也虢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此以知其亡 神居莘六月 神降于莘地居

又曰虐於民而听于神虢公之惑甚矣

六月乃去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言虢公使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三人同往享神嚚五巾反神賜之土田神有賜虢公土田之命史嚚曰虢其亡乎史過還史嚚之言謂虢國必亾也吾聞之我之所聞如下入所云國將興國家之將興也聽於民為政皆順民心將亡及國家之將亡聽於神虐民而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正則自正于巳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不二也依人而行善則神就之惡則神去之虢多涼德虢德涼薄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不為得

評　為僖公五年晉滅虢張本

李九我曰峻潔道勁可誦可法

又曰道出同惡相恤則齐安得不救邢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敬仲請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管敬仲即管仲齐侯桓公也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戎狄之性如豺狼然不可使之厭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不可棄而不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酖鳥名以羽浸酒能殺人言人不可懷於宴安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言將帥出征豈不懷歸家之念所以不敢懷歸者畏此簡書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蓋戎狄乱華人所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尔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

評　詞簡而意盡

頓太初曰魯自周公伯禽以来風化浹洽其民耳濡日染身安体習无適而非周礼者虽徑哀姜慶父之雑去易其主而不去易其礼去奪其権而不去奪其位奔魯国之俗皆秉周礼其為悪者彼哀姜慶父二三人再奔魯国之美俗豈

仲孫湫言魯秉周禮

仲孫湫來省難魯国大乱斉桓使湫来窺之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般其作雑之心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言慶父作乱不已必將自取死亡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立國之本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魯根本厚重堅固因而成就之間攜貳離而疑者間之覆昏亂昏而暴亂者取之霸王之器也上四者皆霸王所用以成其業

評　湫之論有尊周之心有存周之礼可謂通達國

二三人之惡所去迯移乎湫可謂善覘国矣

体澄源端本之譚

李九我曰懿公以好鶴失民衛民以私怨忘君若君與民皆不得其道

懿公好鶴滅衛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乗軒者。(大夫車也)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取決斷義)與甯莊子矢(取禦難義)使守。曰以此賛國。(助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取文章順序之義)曰聽于二子。(石祁甯莊)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卒復立文公也)齊桓公封衛於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粗布以為衣厚繒以為冠蓋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蓄積)訓農通商惠工敬教(敬重五教)勸學授方(百事之宜)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評　此見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亦无及矣

馮霍林曰里克告公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循用前術而不知變謂順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

里克諫將太子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皐落氏赤狄別種居東山地大音太）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冢大也言國家有大祭祀社稷之事則太子從君而奉粢盛也盛音成）以朝夕待君膳者也（膳厨膳君之㕑膳則太子朝夕視之蓋太子有視膳之礼）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號曰冢子言其大異於諸子也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代君守國君使大臣守國則大子從君而行從軍號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守國號曰監國言代君監臨國家）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所制）軍稟

言始无所憂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閒人不容身驪姬中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旧勢已改而方守其術用前術應后勢克之所以敗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若太子帥師稟君之命而後行事則權不在己而無威重專制令令則失子之道是為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太子統帥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將為用之。二者皆所不可則將爲用彼為將佐爲於虞反且臣聞皋落氏將戰里克言我又聞皋落氏將欲與晉兵接戰君其舍之恐太子戰敗被殺傷君何不捨申生勿使往也舍音捨公曰寡人有子献公之意謂為我子者非特一人也未知其誰立焉不知我死後誰得立為君者蓋微示其將廢大子之意也不對而退里克諫不見聽故不荅公而退見太子里克又見太子申生太子曰吾其廢虖申生亦知父欲廢己故以問里克也對曰告之以臨民言君使女治曲沃是告以臨民之事教之以軍旅言君使女將下軍是教以軍旅之事不共

又曰揣摩晉事若符左契

是懼此二事任大責重太子當以不共爲懼共音恭何故廢虖何故以廢立為懼乎且子懼不孝。况為人子者所懼者惟失孝道而已無懼弗得立。不當以見廢棄而為懼也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修餙其身而不怨尤於人如此則順時委命可免于禍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衣于既反下衣身之偏衣之純衣之麗服同佩之金玦玦如环而不連以金爲之爲偏衣之佩飾先友曰衣身之偏。言服偏衣得君身之半握兵之要。言將上軍得兵權之要在此行也。兼是二美在此一行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悪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有偏衣之親而無災害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在天為時事之徵應可知終始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

也。在身為衣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在腰為佩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旗表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果欲敬太子之事歟則賞以春夏當以四時之始而命之也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果欲服太子之身歟則當衣以純色之衣也用其衷則佩之度謂君果欲用太子之中心歟則佩王者君子之常度當以王為佩今命以時卒今不命以始而命之於冬十二月乃時之終也閟其事也。則非敬其事乃幽閟其事也衣之尨服。不衣之純而乃衣以尨雜之服遠其躬也。則非服其身乃疎遠其躬也佩以金玦。不佩之度而所佩者乃以金為玦（玦）音決弃其衷也。則非用其衷乃廢弃其衷也服以遠之以言其身之用則遠其躬也時以閟之以言其天之時則閟其事也尨凉冬殺服用尨雜則有涼薄之意時用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寒玦離。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者決也有離別之意胡可

李九我曰子恭為申生謀未為不是然申生篤明倫理克順父志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也先正所謂孝之過惜其知常而不知變也

恃也。四者皆無溫潤氣象何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环而缺離不相連屬皆無溫潤無一可恃雖欲勉之以從戎事東山之狄可得而盡滅之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常弁服軍之常也不獲常弁之常服而衣尨雜之偏衣君命亦可知也死而不孝。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由為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剛玦而缺離不復反之象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〇盡子忍反下同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說。不如違之。違去也由有驪姬二五在

内之説譖不知去之以免其禍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悪名不可取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諗音審説文云深謀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姫為内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評　甚有筆力

李九我曰息以璧馬假道取虢知矣當世皆以謂智以予觀驪姫申生之変近在肘腋而不能謀抑哉

僖公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毋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荀息以璧乘假道於虞

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四馬曰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言虞若受璧馬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數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在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自少長養於君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虞境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先是冀嘗

晋滅虢是晋造意也以虞為首悪何耶蓋貪浮重賂滅兄弟之国以及其身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也

伐虞故息為此言以悦之言冀自顛軨入伐虞至鄍攻其三門今虞報其伐使冀亦受病則亦虞孫之故

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晋言虢遣人分依客舍聚集徒衆以侵晋邊邑今假道問虢以何罪伐晋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求媚于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晋里克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評 此即近交遠攻之術

下陽虞虢之門戶也門戶既墜室未有能全者矣

湯霍林曰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服則非其罪也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必責也仲豈情乎哉蓋桓之内嬖如嫡同産不嫁内之失德者多矣威譚宬

楚使亦詰齊師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国之會而棄我諸侯并心黨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蔡潰蔡者先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復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喩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喩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渉吾地也何故問師之伐楚以何名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此下皆舉召公命大公之辭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伐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師諸侯夾持輔佐我周王賜我先君履

遂迁陽降郭外之失羕者多矣哉若以大悪責楚〻以斥吾悪以对方八国之師雲集而為敵人指数其悪豈不為諸侯羞仲盖計之無矣

管仲言於楚子曰尔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師出有名矣春秋訊之何也楚虽強暴憑陵上国齐不請命擅合諸侯訊其事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践履之界齊相又因以自言其盛索隠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愚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狹當以征伐所至為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包裹東也茅青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苞匭菁茅〻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渉漢船壊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朱晦庵曰屈完之対㳂数語耳皆足以折服斉侯之心盖善於辞令者也

屈完使齊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覘強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乗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譲辞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加恵于楚求福于神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果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額太初曰轅濤塗之策善則善之可也不善則非之可也何為詐稱其善又短之於桓公出乎尔反乎尔者也此所以卒來轅濤塗之譖

申侯訴善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名）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言二国當有共給之費故病）若出於東方（若取道於東方之地）觀兵於東夷（而觀視兵威以警東方之夷狄觀音貫）循海而歸（遵東海之濱而歸齊）其可也（庶乎其無擾也）申侯曰善（詐稱其說之是）濤塗以告（不知其詐遂以告於桓公）齊侯許之（桓公許出東方）申侯見（見齊桓公見音現）曰師老矣（言兵出久疲困）若出於東方而遇敵（設使取道東方別遇強敵）懼不可用也（恐吾師老不可用以戰國）若出於陳鄭之間（若兵取道二國之間）共其資糧屝屨（資財用也糧米粟也屝草屨也言二國當供此屝扶味反）其可也（庶乎無遇敵之恐也）齊侯說（桓公悅申

許

雄徤

侯之言與之虎牢（虎牢鄭邑也桓公取以賜之）執轅濤塗（謂其誤軍道故執之也）（說音悅）

評　為明年濤塗譖申侯張本

湯霍林曰卜人欲公從卜故托言筮短龜長其實筮无分短長

李九我曰父子之情日夜相親則說不得入惟以術離之然后可施其間故驪姬首賂二五計出三公子于外此離之

晉侯殺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事在莊公二十八年傳）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獻公溺愛驪姬故欲違卜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蓋指申生言奪公之嫡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譬申生之徒蕕臭草譬驪姬之黨言香草共處則香不勝臭猶美不勝惡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薰許循反蕕音由）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太子憚里克未敢廢）

術也而又為戯士之說以炎其欲発諸歌咏以動其必公安得不悅而從之而又毒詐以獻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傷我

又曰申生被讒既不敢辭又不去去亡有一死而已独亦曰死而成親之過又

里克曰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申生母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適在田獵姬寘諸宮中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毒酒至地地為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訴辨君必辯焉言毒酒經宿輒壞豈有可留六日之理以此自明則獻公必察其無罪也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以不樂不樂為田吾也樂音洛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獻公實不察其罪之有無被此欲弑君父之罪名以出奔人誰納我。縊于新

舊不樂之大乎此申生之失矣

城申生自經而死姬遂譖二公子驪姬既譖殺申生因欲并除重耳夷吾曰皆知之言二公與申生同謀毒害重耳奔蒲蒲邑重耳所居夷吾奔屈屈邑夷吾所居時二公子皆在朝被驪姬之譖奔歸所居之邑也屈九勿反

評 獻公當日若能聽卜人之言勿娶驪姬安有殺申生之禍

夫申生縊于新城也春秋書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乱之本也孋姬宠奚齊卓子嬖乱本成矣尸此者誰乎是故專罪獻公使

後世有欲斎妃妾之名乱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者知所戒焉

朱墦與曰群公子之出於桓莊者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爲寄公之悪反畏陷之死也暑无不忍之心何獨难於子耶此所以來驪姬之諸也驪姬之諸龔吾諸群公子之術蒲屈之城龔吾城聚之術也是敌開獻公殘忍之

士蔿築城不愼

初晋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爲重耳築蒲爲夷吾築屈不愼寘薪焉不謹愼寘薪於上雜而築之不堅實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譴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凡無喪禍而憂慼者憂必讐焉必召憂事來相讐對無戎而城凡無戎狄而築城者讐必保焉必召寇讐保據其城寇讎之保又何愼焉言獻公今無戎而築二城終為寇讎之所保守又何必謹慎爲之堅築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言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君之命恐負不敬之罪若固築則是為寇讎而固其保守恐負不忠之罪若失忠敬二者何以盡事君之道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國宗子之固若城

心者士蔿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教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蓋當時驪姬之謀已露預知君必伐蒲屈退而賦曰狐裘尨茸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名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言披以君父之命來伐不敢與校強弱勝負敢與披校者我當反讎怨之也袪袂也

評 士蔿之言可謂懇切献子何不悟耶想其心亦知之特迷於欲而不能自禁耳

頭大約曰輔車吾畫之前言之不听可謂吾宗ゝ吾害未知虢既滅矣何愛于虞虽至愚者亦知警ゝ乃謂享祀豊潔神必依我讀至此可發一笑

宮之奇復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言虢恃虞以為表裏虞依虢以為表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言晉心無厭不可輕啟寇不可翫晉兵如寇不可翫習一之為甚言二年假道滅下陽已為甚矣其可再乎其可再假以道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知脣在表二国相須以立去一不可公曰晉吾宗也晉與虞皆姬姓之国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ゝ公其後也大王於周為穆ゝ生昭故大王之子

又曰句々不窮愈字力解其神必據我之談僅足的確議評

爲昭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穆也虢仲封東虢為鄭所滅事見隱公元年虢叔封西虢為今虢公始祖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可偪乎 桓叔莊伯之族獻公之從子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

李九我曰童戲之手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惟覓之士去慎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

矣 將必在有德之人矣言虞公無德神必不依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不及臘祭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須更舉兵言必必滅虢而隨滅虞 八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虢国都在弘農陝縣東南 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卜偃荅以童子嬉戲之謠言有云 丙之晨 丙子朔日 龍尾伏辰 龍尾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月會於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見 均服振振 振振也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振音真 取虢之旂 勝虢而奪取其旗旂 鶉之賁賁 賁賁鶉鳥之狀也言鶉火之星躰賁賁然見之於南方賁音奔 天策焞焞 天策傳說星也焞焞無光耀也焞他昆反 火中成軍 言鶉火星正中軍事有成功也 時虢公其奔

有益於世教

晉滅虢而虢公走也童謠之言止此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卜偃以童謠而推之曆象言勝虢當在此時也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星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天策星 鶉火中。必是時也 鶉火星見於南方言中者以南方為正以此時滅虢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果以此日滅虢

評 貪人璧馬而使其國為人所滅愚則甚矣

李九我曰觀此見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特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耳

管仲言以德礼服鄭

秋盟于甯母 甯母地名齊桓盟諸侯于此 謀鄭故也 以鄭未服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諸侯之攜離者惟有禮可以招徠之遠方之叛服者惟有德可以懷服之德禮持心無所改易遠近之人無不懷附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蓋東周衰微貢賦多闕故諸侯各受其貢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鄭文未肯親自乞盟姑使大子華所命於諸侯之會 言於齊侯曰 子華言於齊桓公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齊君命令者三族實使之然 洩息列反 若君去之以為成 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與我鄭國講和 去上声

又曰規其言種々合德可以爲訓后世桓公納之宜其主盟中夏

我以鄭爲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之臣蓋子華欲果問以篡國也）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旣內屬則是齊君隱焉得一國也何不利之有焉）齊侯將許之（將從子華之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責其背盟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

許　伯者之畧固如此九合一匡非偶然也

二卷終

新鍥楊會元精選左傳彙奇卷之三

朱晦菴曰不以老耋而廢下拜之礼此桓公之好處

齊侯下拜受胙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祭也）於文武之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七十）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桓公自稱）余（君前臣名之礼也）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乃拜於堂下而登堂以受胙）

評　拜胙請隧二者俱大禮所關則命之而不從一

則不命而自請此足以徵桓文之優劣

宰孔我曰此以斉桓盛極而衰為禍亂之萌徴戒晋獻殺嫡立庶言晋将有乱斉不去救君先務安靖晋国之禍雜无労遠行以来求晋

宰孔止晋侯無會葵丘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已會而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此盟誓之言也同盟謂諸侯也有五命之辭見孟子既盟之後自今日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各修和好無相侵伐好去声宰孔先歸既會諸侯不與盟而先歸遇晋侯晋獻公来會葵丘遇之于道曰可無會也宰孔令晋侯不必與會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言桓公不務修德而勤劳於經畧遠方故北伐山戎在荘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四年召陵之盟西為此會也今年葵丘之會此皆所謂遠畧也東畧之不知言但不知東畧耳非又更經畧東方也西則否矣言西既会畢必不復来蓋宰孔知晋将亂而齊無暇為晋經理也其在亂乎。在察也欲使晋侯歸去察此共國之亂也君務靖亂獻公殺嫡及庶逐二公子

故宰孔以無勤於行。無勞遠行以求會也晉侯乃還不復與葵丘之會

靖亂諷之

評 得諷諫意

湯霍林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国正卿乃所倚信不能明白礼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遷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出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后也

荀息不食言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奚齊驪姬所生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孫藐藐妙小反又亡角反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稽首頭至地也臣竭其股肱之力手足之力加之以忠貞加益也其濟君之靈也事幸而成是則獻公威靈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凡可以利益國家者荀知其事莫不盡心力而為之是謂盡心於君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送往死者謂獻公事居生者謂奚齊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即荀息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踐也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里克忠于申生亦如我忠于奚齊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冬十月里克殺奚齊十一月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評 献公既廢立嫡以長之豪荀息又時陳善閉邪之忠主於臨難以身殉之可謂守死而不善道者矣

頭太冲曰人之吉凶動乎四体以晉侯怠於受王内史過知其无後可謂知幾者矣

内史過料晉侯無後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礼之輿也不敬則礼不行礼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天王周襄王也召武公周之卿也内史過周大夫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召音邵過平聲與下同晉惠公受賜王而有敖惰之容内史過歸周言惠公必無後於晉天子賜之命圭受王而惰先自棄其身也豈有繼其後者國之有礼猶木之待幹而立礼之主敬猶人之待車而行無輿故不行無礼則国無幹君臣昏闇無以立國何以長有子孫於後世乎為三十四年殺惠公張本

評 過之見不下子貢

李九我曰仲以有国高受下卿之饗上不抗君中不陪位下不踰礼

管仲受下卿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齊桓公使管仲為周和戎王以上卿之礼饗管仲上卿天子命卿也襄王嘉管仲之功故加礼以待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管仲辭上卿之礼故謙稱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齊之守臣皆上卿守去声若節春秋若設當春朝秋覲之時節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承命於王朝何以礼焉言我既受上卿之礼則又將何礼而待國高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我嘉女之功勳王功曰勳又報應女之美德謂督不忘督篤厚也言我嘉女勳報女德篤厚而不忘也督音篤往踐乃職其往而踐居女執政

之職無逆朕命女無德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礼管仲受下卿之礼而還

卒辭而受本位之礼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言管仲如此於礼宜得世祀

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能遜之而不忘詩曰詩大雅旱麓篇愷悌君子言居

子有樂易之德神所勞矣宜為鬼神之所勞来

評 功高能讓管敬仲其賢矣夫哉

秦輸晉饑之粟

(晉)荐饑大亂之後連歲不熟荐才見反使乞糴于(秦)惠公使人乞糴于秦以給民之食也

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卽公孫枝也穆公問以廩給之否乎對曰重施而

報言我厚施于晉而晉能報施去声下並同君將何求言無損於秦也重施而不報

厚施於晉而晉不報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其君其心必離攜而討焉晉民離心而秦

往伐之無衆必敗晉民不爲君戰其敗必矣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

道伐虢知虞公不可諫而去之秦爲大夫穆公復問可與粟否對曰天災流行言饑饉之災天

實爲之國家代有言有國家者更迭受此天災救災恤鄰鄰国有災而救恤之道

也此乃道理合當如此行道有福順天而行天必降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

李九我曰按百里奚之言質実渾厚得救災恤鄰之義无計較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許救災恤鄰自理當如此何望報乎

葉臺山曰虢射不恤鄰困而以皮毛之喩惑亂君听曾不思怨不可積惡不可長慮不及遠宜其罹君之患也

秦饑晉閉之糴

秦饑秦國亦穀不熟使乞糴于晉以去年曾輸粟于晉也晉人弗與背秦之施不與之粟慶鄭曰慶鄭晉大夫勸惠公與之背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無親也說式豉反幸災不仁幸鄰之災是不仁也貪愛不祥貪惜已物不以救災是不祥也怒鄰不義背施幸災取怒鄰國是不義也四德皆失親仁祥義四者之德皆失何以守國爲君如此何所恃而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先是惠公許以五城賂秦既而背之故虢射以皮喩城以毛喩粟言既背秦施其怨已深雖與之粟猶無皮而施毛無所附也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也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秦怨我已深雖與之粟怨無所減是資

姦以糧也且不若勿與之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背施幸災雖吾民亦棄之以此待平日相親近之國猶致怨况素怨敵如秦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評　救鄭之義當以慶鄭為正

李九我曰前此閉糴今又背施晉亦有自取伐之道

叙秦晉相失本末

秦伯伐晉晉侯逆（迎）秦師使韓簡視師（覘秦強弱）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我師懈怠秦師奮發秦之鬭志倍猶未已）公曰一夫不可狃（狃狎也）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即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位）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還便旋也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因便旋而陷于

泥中還音旋濘乃定反秦獲晉侯以歸於是惠公反為秦師所獲執以歸秦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頭髮下垂也拔舍謂草舍止宿也皆壞形毀服以從晉侯拔蒲末反秦
伯使辭焉使人辭謝晉大夫曰二三子何其慼也言二三子何其憂慼之
甚寡人之從君而西也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秦國謙言從女晉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踐猒也狐突不寐而見申生故謂之妖夢申生言敵于韓故我將晉侯西
行以猒息此語耳豈敢以至言不敢終執晉侯而歸秦也晉大夫三拜稽首
三拜穆公而叩頭至地稽音啟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
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言穆公足履首戴於天地之間天神地祇實聞君豈敢以至之
言穆公云豈敢以至是已有歸晉君之意故群臣敢在秦之下風順下風而順也穆姬聞晉侯

將至穆姬秦穆公夫人即獻公烝於齊姜以生者至是聞晉侯被執而至以太子罃弘與
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弘穆姬二子罃即康公也簡璧穆姬之二女也古之宮闕皆
居於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辠故積薪焉帥其子女履於其上而登之大音太罃於耕切使以免服
衰絰逆礼初死則有免服成服則有衰絰時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為凶服以迎穆公也免音問音
崔絰大結反且告且告穆公以穆公欲自殺之意也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子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
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曰上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儉古本皆無晁杜注亦不得有宜是後人加也
大夫請以入秦之大夫請執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

又曰秦伯数語典王者无異然晉侯背德実有可殺之罪

晉侯將示後有俘獲而歸歸而喪若執而入則夫人或自殺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將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雖女大夫有何所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也
重去声下並同天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要平声不圖晉憂晉人憂慼
如此而我不圖謀之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人之忿怒也我食吾言我既云豈敢以至今
而執之以入是自食其言背天地也天地既聞我言今而執之以入是背天地也背音佩重怒
難任重晉怒則我難以當之任音壬背天不祥背天地則我不祥必歸晉君必使
歸國然後可也公子縶曰公子縶秦大夫縶作立反不如殺之請殺晉侯無聚慝
焉无使夷吾歸復相聚為悪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歸惠
公而質其大子以為信如此則晉惠感德自愛其大子必得大成和好於晉質音至晉未可滅而

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祇音支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始禍莫為禍先無怙亂莫恃人亂以為己利怙音户無重怒人已怒已莫增益之
重怒難任陵人不祥恃強陵人亦不祥之事乃許晉平穆公乃許與晉平和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郤乞晉大夫也瑕呂姓也飴甥名字子金晉侯聞秦許之
平故使郤乞告呂甥也郤去声反飴音怡且召之且召呂甥使来迎己子金教之言曰
呂甥教郤乞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惠公無道呂甥恐國人不順故令先受国人朝而假
惠公之命以賞賜之朝音潮且告之曰既賞乃假惠公之言以告國人曰孤雖歸孤諸
侯自貶之稱言我雖得復歸辱社稷矣然為君而見執已為社稷之辱矣其卜貳圉
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名言可卜太子使代己為君也圉音語衆皆哭国人聞之皆哭哀君不還

又曰子金以君亡不恤群臣是憂感動衆人得鼓舞之術

此間問荅妙不容言

(國也)晉於是乎作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曰(呂甥既教郤乞言又自言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将若君何(言惠公處喪亡在外而不自憂恤而賞賜群臣憂其匱乏恩惠至厚也國人将何以圖吾君)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以言征賦治兵以輔太子圉)諸侯聞之(使外國諸侯皆聞之)喪君有君(雖喪舊君復有新君喪去声)群臣輯睦(人心和也)甲兵益多(国勢強也)好我者勸(使諸侯愛晉者所勸勉好去声)惡我者懼(諸侯悪晉者有所所畏懼惡去声)庶有益乎(知此庶幾有益於晉也)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西周舊城也平王東

李九我曰呂甥述小人耻辱報仇蓄有餘不尽之威君子則為晉引過發動秦伯不忍之心言〻中竅說詞之善尤以踰此〻晉侯之所以卒歸也

還故西周故地為秦所有也)秦伯曰晉國和乎(穆公問呂甥晉國人心和否)對曰不和(荅言人心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在下之小人耻其君為秦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悼音稻)不憚征繕以立圉也(不以賦車馬治甲兵為難立太子圉為君)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惠公)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

又曰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晉又飢秦又輸之粟真可謂能不念旧怨者

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秦伯喜其言而荅曰此言見知我之心也始更晉侯之館舍加以禮貌牛羊豕各一為一牢是歲晉又饑國亂年谷不熟秦伯又餼之粟以德報怨餼許氣反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言其君可怨而其民可念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始封於唐為晉始祖箕子曰箕子商帝乙之子紂之庶兄也其後必大言唐叔之後必盛大晉其庸可冀乎即箕子之言觀之見晉國未可取也以姑樹德焉為秦之計且務立德以待能者以待後之能者伺其弱而取之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征賦也晉河東之地與秦征其稅也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也十八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卜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是為懷公

湯霍林曰襄公用人以祭而後乃有爰重傷不离二毛之言吾誰欺欺天乎

司馬子魚諫用人以祭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宋襄公圖霸故使邾殺鄫子為犧牲以祭之欲徼福于神以屬東夷之衆司馬子魚曰司馬官名子魚即目夷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六畜牛羊馬犬豕雞也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畜許六反小事不用大牲若禜門用羊禜門及衅室用雞之類而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閔元年省魯難僖元年城邢二年封衛也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歆乘亂取魯緩救邢專封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滕執鄫又用諸淫昏之主文殺

之以祭妖社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評 用人以媚神〻豈亨之哉宋襄之愚甚矣

湯霍林曰僖公欲焚巫尫文仲力辨其非又能施善政使是歲飢而不為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文仲諫焚巫尫

夏大旱曾久不雨公欲焚巫尫巫女巫也尫瘠病之人其面向上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僖公以巫禱雨不驗而厄人致旱故欲焚之尫烏黃反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言焚巫尫非脩旱之道脩城郭使民浮就食貶食省。用務穡。整理已旱之稼穡勸分勸富民分財粟以賑貧民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焚之則逆天意將愈甚其旱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以饑民得食賑恤有方故雖饑而不為害

評 天欲殺之四語辨析得倒

李九我曰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于此余切咲之夫襄公陵厓小国至使知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欵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文王不亦過甚矣

宋公假仁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故云天廢商久矣君將興之言公將圖霸是欲與復商也弗可赦也已恐逆天意不為天所赦也杜氏說不知赦楚勿與戰以文意觀之恐非弗聽卒與楚戰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尽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請乘其半濟而擊之襄公曰不可迫人於險請乘其陣乱而擊之襄公曰未可乘人之乱既陳而後擊之楚兵成陣宋乃擊之陳音陣宋師敗績遂為楚師所敗公傷股襄公傷足門官殲焉守門

李九我曰子魚所言深得戰陣之法宋公不能用其亡何怪

之官師行則征君左石尽為楚人所殺矣殲子廉反國人皆咎公怨咎襄公必待楚兵既陳而擊之公曰君子不重傷重再也言敵人被傷者君子不忍再傷之重去声下同不禽二毛敵人頭黑白色者君子不忍禽之古之為軍也古人用兵之道不以阻隘也不迫人於險以求勝也隘去声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皆足恥以作勝之論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尚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元老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教戰之法明設刑戮以恥不勇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乘敵人之儳岩未陣阻而鼓之可也

評 宋公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又不听子魚之忠諫徒假匹夫之信以自文後人比之文王殊為可笑

李九我曰德之休明雖海陬絶域猶将重譯而来臣何至與亡公子爭数僕役㦲陋矣懐公子褊也津其褊心不知反已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絶何我之念而堅事仇之志祥死失於亡者矣

狐突不教子貳

晉惠公卒懐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上期如字約也下期音朞上年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名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二子歸懐公執狐突曰子来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策謂策名屈膝事之謂委質若貳心於所事乃加之刑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狐毛狐偃石書重耳之策非三年於此矣若又召之使歸是教之懐二心父不教子以忠而教子以貳何以盡事君道若用刑罰而不淫濫君德之明我所願欲若欲淫

濫刑罰以快君心臣聞命矣乃殺之不肯召二子故殺之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而被殺故也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民不見君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言懷公必無後於晉也

評為三十四殺懷公張本

李九我曰叙事机軸句語森洓中間轉折変態如游龍不可捉摹

晉公子重耳出亡本末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在五年難去聲晉人伐諸蒲城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披接戰重耳不可不肯接戰曰保君父之命言為臣子者所侍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生之俸祿於是乎得人有君父之祿故能有士有人有人而較既得人矣乃用其人以與君父爭校較伺罪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出寺人披斬其袪遂奔狄遂奔狄人之國從者狐偃趙衰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頡户結反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特狐毛賈佗皆從而独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狄人

李九我曰姜氏女流可謂女中丈夫故能助成文公之志

獲其二女長曰叔隗次曰季隗(隗五罪反)納諸公子(狄人以二女納於重耳)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音疇)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重耳將去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就木)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衛地)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塊土)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言得土者得国之象)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李九我曰負羈之妻能識公子與其賢於曹衛之君遠矣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迫近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必反晉而為君)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何不早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饋其貴父迂也飧音孫說文云餔也字林云水澆飯也寘之豉反)公子受飧反璧(受飧以領其意反璧以示不貪)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共八十四匹)及鄭鄭文

李九我曰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不免於取忌使子玉之說行其能復有晉耶

公亦不礼焉叔詹諫曰 諫文公 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有三事足以見天意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晉亦姬姓是同姓也其子孫宜不蕃而重耳至今尤存此可以观天意之一也 離外之患 遭難出奔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 此天意欲開導重耳使復国也 二也 此可以观天意之二也 有三士 狐偃趙衰賈佗 足以上人而從之 從重耳 三也 此可見天意之三 晉鄭同儕 類 其過子弟固將礼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子女聲色之奉玉帛府庫之積則楚君之所素有鳥之長羽細毛獸之齒牙皮革則君地之所素産其餘波沾溉以為晉国者皆楚君享用之棄物也其將何物以報君德 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三十里為一舍言晉兵當退三舍而避楚兵所以報德也辟音避 若不獲命 若退三舍而楚不止兵是不得命也 其左執鞭弭 鞭馬捶也弭弓末之無緣者弭莫尔反 右屬櫜鞬 屬著也櫜以受箭者鞬以受弓者鞭典弓當分在兩手欲避右帯櫜鞬之文故云左執屬音燭櫜音羔鞬居言反 以與君周旋 然後典楚交兵接戰也 子玉請殺之 子玉成得臣也畏其志大故請殺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廣大者易至奢僭而公子能修之以儉 文而有礼 文華者易至於傲慢而公子能

李九我曰楚子數語既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可謂智矣

約之以礼 其從者肅而寬 肅敬也能敬者易至褊急而從者能濟之以寬容從去声下同 忠而能力 忠誠者未能有力而從者能加之以勤力 晉侯無親 晉侯指惠公也以其忌克故無親也 外內惡之 外如秦內如里平之黨无不惡之 臣聞姬姓唐叔之後 晉姬姓国始封之君唐叔虞也 其後衰者也 其文侯子孫日以衰微而為曲沃所滅也 其將由晉公子乎 能與晉者必公子重耳也 天將興之 使公子與晉者天之意也 誰能廢之 誰能逆天意而廢之乎 違天必有大咎 我若殺之是違天也必得大咎 乃送諸秦 楚遂送重耳以至於秦国 秦伯納女五人 秦穆公以女五人納於重耳 懷嬴與焉 懷嬴公子圉之妻蓋重耳之姪婦也與在五人数中與去声 奉匜沃盥 匜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匜澆水與重耳洗手也奉音捧匜音移盥古緩反 既而揮之 既而以温手揮

李九我曰按此問答言不失詞動不違礼豈惟衰與重耳有光雖偃亦與有榮焉

重耳而使水湔汙其衣也 怒曰 懷嬴怒而言曰 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 言秦晉匹敵之国也何故不敬吾君而使我奉匜供沃 公子懼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 他日公享之 秦伯享重耳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有文辭也○衰初危反下同 請使衰從 請使趙衰從重耳以饗 公子賦河水 河水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以尊秦也 公賦六月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左宣王北伐以喻重耳歸晉必能佐天子也 趙衰曰重耳拜賜 趙衰使公子拜謝秦伯之賜 公子降拜稽首 重耳降階拜賜稽首頭至地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秦伯下階一級而辭稽首之礼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言秦伯以此責望重耳也 重耳敢不拜 重耳敢不拜謝秦伯之厚賜乎

卷之三終

李九我曰寫意逼真

新鐫楊會元精選左傳彙奇卷之四

寺人披以難告晉侯

呂卻畏偪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公所偪害卻去逆反偪音逼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欲殺文公以除己之害寺人披請見寺人内官也名披請見文公見音現公使讓之披曾伐文公于蒲城故使人讓責之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經宿乃至女即至汝不待宿而即日至女音汝下並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而田獵于渭水之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殺我為去声命女三宿惠公命汝三宿乃至女中宿至汝不待三宿而次宿即至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惠公之命而来何

又曰披皆強說

又曰詞亦太褻

其速也。而汝何來之太速也夫袪猶存。袪衣袂也蒲城之役披斬其袪故公言所斬之袪尚在也女其行乎。言宥女以遠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謂君之以艱難得國也其知爲君之道矣若猶未知爲君之道又將及于患難難乃旦反下同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我奉君命則爲除去君之惡惟視吾力之所能及謂即至蒲次宿至狄也蒲人。狄人。言公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則爲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爲蒲狄之人于我何有恩義也今君即位。今公即位而爲君矣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自蒲狄而能不爲公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公不怒乃用管仲爲相射食亦反鉤音勾相去声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所爲而以斬袪致怨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所辱于君命行者甚衆。懼罪而出奔者非止一人豈惟刑臣。豈獨我哉披奄人故自稱刑臣公見之。文公乃召見寺人披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作亂也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呂郤知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

李九我曰須為守藏竊藏以逃忠于事也文公始卻之後見之而不非焉可謂有勸功服衆之智

晉侯舍小怨

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小吏也名頭須豎音樹）守藏者也（爲文公守庫藏者守藏並去声下同）其出也（文公之奔也）竊藏以逃（頭須竊其庫藏之物而逃）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求納文公盡子忍反）及入（及文公之入國）求見（頭須求見文公見音現）公辭焉以沐（文公以方洗頭辭不見之）謂僕人曰（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覆也覆音福下同）心覆則圖反（心反覆則凡心之所圖慮者亦反其常也）宜吾不得見也（心志反常宜吾求見而不得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群臣居國者所以守社稷也）行者為羈紲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羈紲而為僕也）其亦可也（或居或行無不可者）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為罪而怨之）國君而讎匹夫

為一國之君乃與匹夫相仇懼者甚衆矣如此則畏罪者蓋非一人矣僕人以告以頭須之言告文公公遽見之文公遂召見之

評　文公棄小怨所以能安衆心

李九我曰文公反国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是宜百世聞其風從容嗟嘆賞而不能已

介子推不言祿

(晋)侯賞從亡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奔之群臣從去聲介之推不言祿推名公之微臣也之語助辭推亦從亡不言求祿祿亦弗及文公須祿亦不及于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有九公子矣唯君在矣人人皆死獨文公存焉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皆忮害而無親外內棄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無不棄之天未絕晉天意未肯絕晉之祀必將有主必命賢君出而主之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君而誰非屬之文公而誰屬哉天實置之言天意實命文公以主晉祀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二三子言從亡者乃以文公之復國為己力所致也不亦誣乎不亦誣妄之甚者乎竊人之財世有偷竊他人之財物者猶謂之盜猶且名之曰盜况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立君天之功也或者貪之以為己力其為道不亦失乎下義
其罪。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賞其姦。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
天之罪是上賞其奸也上下相蒙下義其罪是下蒙其上上賞其奸是上蒙其下難與處。
矣。難與之並處于朝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求而死將以誰怨尤過也以彼之貪天
爲過而又效之求賞知而故犯其罪又甚于不知而冒犯者且我既出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不當更食
其食肉之祿盡乎瞞反懟直類反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
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人之有言所以文飾其身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是為隱而有求顯達之心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

也女音汝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
吾過且旌善人以綿上之地為介推私田以供祭祀以記吾推賞忘善之過且表介推隱逸不
貪之善旌表也

李九我曰鄭伯欲殺子臧本不在冠而子臧以鷸冠見殺亦足以為后靡者之戒

文公以鷸冠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好呼報反鷸尹橘反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惡烏路反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言衣服之不適其中則災必及其身衷音忠一音丁仲反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己音記稱尺證反下同子臧之服不稱也夫無德以稱之也之服一本作之及夫音扶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詒以支反

許 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鷸

冠爲鄭伯所殺夫鷸冠之修在鄭伯初無損益而必置之死地何其喜怒之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特遇冠而發耳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受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子臧朋附子華之邪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扎

頴太初曰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執之罪在鄭伯矣其取伐也固宜富辰之諫盖見周之衰不得已為親〻之說以上措袞王之不悟也意

富辰諫以狄伐鄭

王將以狄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滑鄭伯執之王怒故欲以狄兵伐鄭也富辰諫曰不可言狄不可用鄭不可伐臣聞之臣之所聞如下文云大上以德撫民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同仁無親疎之間也大音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于遠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管蔡也咸猶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挾武庚以叛故周公傷其不和睦作亂而彼誅也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之國以為諸侯以蕃屛周以為周室之藩衛屛蔽也蕃音煩屛音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爲穆故其子為昭也郕音成雍去声酆數中反郇音荀邘晉應韓武之穆

又曰引詩歎其忍小忿而不終懿親

也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屬昭故其子為穆也邗音于應平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不言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后也祭音蔡胤羊晉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穆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王之時周道既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也召部下同故糾合宗族在于成周而作詩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言韡韡以吟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鄂五各反不方九反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爭訟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此詩乃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今富辰以為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

又曰兩峯知彼文有照應

鬩呼歷反毛詩傳云很也禦魚呂反下同侮亡甫反詩作務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言襄王今不忍之小忿以棄鄭親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今欲伐之是棄其親也其若之何其將若之何也庸勳親親用其有功親其親族暱近尊賢親其道昵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暱女乙反德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德之大者即聾從昧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頑用嚚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姦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姦之大者棄德崇姦有此四德而棄之有此四姦而崇之禍之大者也此二者為禍之大者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出奔鄭虢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是其親也棄嬖寵而用三良棄嬖寵謂段申侯用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為政是其賢也於諸姬

又曰自周之以下總束一篇大意有照應有收拾

為近諸姬姓國惟鄭去周甚近四德具矣。四德謂勳也親也近也賢也言鄭具四德不可棄之也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有耳而不聽正聲是其聾也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黃也有目而不別正色是其昧也別彼列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處物而得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德義之常是其頑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談忠信之言是其嚚也嚚音銀狄皆則之狄人以此四者為法四姦具矣。四姦謂聾昧頑嚚言狄具四姦不可崇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封建同姓諸侯之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而以同姓諸侯而為周屏翰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富辰言今我周之德既衰微矣於是乎又渝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周公召公之所為也以從諸姦以狄之姦而崇之是從諸姦也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姦禍之大者甚不可也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僖十一年子帶召戎故曰民未忘禍也王又興之今王用狄伐鄭是興禍也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之大業也王弗聽不聽富辰之諫使頹叔桃子出狄師頹叔桃子二子皆周大夫頹徒回反

評 段段道出當知親親之意何等凱切

李九我曰晉文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而竟與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借王章而割地以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所喪多矣借其一而墜其一失在其所守王章耶

襄王拒晉文請隧

晉侯朝王朝襄王于王城朝音潮王饗醴襄王為之設享禮置醴酒命之宥命之以幣物以助其歡也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誠何心哉譎而不正宜不免吾夫子之譏也弗許襄王不許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王者與諸侯別異也未有代德言周德雖衰而晉未有代周之德而有二王若晉假天子禮則是有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天下而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按國語所紀周答晉語辭婉而直可以參錯惡烏路反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割四邑以與晉豈周之得已哉晉於是始啟南陽闢陽樊以落其疆也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樊之民不服也圍之欲以兵威脅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名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義當以德而綏柔之刑以

威四夷夷狄無廉耻故以刑而威制之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柰何以待夷狄者而待我乎故不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謂居此地者孰非王之親族也其俘之也若之何而俘虜之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民而取其地焉

評　按國語所紀周荅晉語辭婉而直可以參看

李九我曰把恃先王之命一語立論正大退服強敵真能不辱君命者

展喜犒師

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欲為盟主怒魯公自為盟故伐之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勞齊師犒若報反使受命于展禽使展喜受其辭命于展禽以與齊侯應荅也展禽即柳下惠也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謚曰惠云齊侯未入竟孝公未及入魯竟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趾音止足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言小人無知則畏恐也君子有見識則不畏恐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恐曲勇反下同縣音玄罄亦作磬盡也對曰恃先王

又曰把盟誓中世之子孫無相害之語来道齊侯安潟不動心而退師耶

之命。言所恃者先成王之命故不恐畏耳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太公齊之祖言二公相周為周室之股肱也夾輔成王。言二公居成王左右夾持而輔相之成王勞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慰勞之勞去声而賜之盟。與二公為盟誓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子孫世世不得相害載在盟府。載于盟書而藏于司盟之府也太師職之。其盟書別為副本與太公自收主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主所以率合諸國之侯而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者則謀所以處之彌縫其闕。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弥縫之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正救之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者盖欲昭顕太公之舊職也及君即位。及汝孝公即位諸侯之望諸侯皆有望于齊焉曰其率桓之功。諸侯咸曰齊君庶幾能率循桓公之功我敝

又曰詞受而還

邑用不敢保聚。言魯恃子孫無相害之盟故不復聚衆而保守也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嗣桓公至是九年矣而棄命廢職。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許 可謂善於詞令

李九我曰蔿賈諭子玉深中其病但辞不免太激

蔿賈不賀子文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睽苦圭反又音圭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時子王為楚之令尹也蔿亦楚邑復扶又反蔿于委反終日而畢盡終日乃畢事鞭七人撻之也貫三人耳。以矢穿其耳也貫音骨國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故賀其所舉得人也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酒飲去声蔿賈尚幼蔿賈孫叔敖之父也其年尚小後至後衆客而至不賀獨不賀子文也子文問之問何故不相賀對曰不知所賀。傳云不知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於子玉二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傳平声曰以靖國也

爲賈述子文爲叔伯之言靖諸内而敗諸外蔿賈度子玉之必敗故云雖靖于内而必敗于外也所獲幾何言得不補喪也幾去声子玉之敗子玉所以敗于外者子之舉也蓋由汝之所舉非其人也舉以敗國本欲舉子玉以靖國而適以敗國將何賀焉如此則何足以賀也子玉剛而無禮言子玉為人內剛強而外無禮節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為政而治民也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乘去声其不能以入也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子文舉子玉為不當也苟入而賀若使我苟適衆客而入賀何後之有又何後焉言其不足賀也

評　可為子玉公案

顧太初曰以說礼樂敦詩書之郤縠而為將可謂將得其人

郤縠將中軍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即二十二年大司馬固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彼圍之患取威重於諸侯定伯業於晉國四事皆在救宋之一舉矣軫之忍反施式豉反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曹初服楚楚成王新娶衛國之女若伐曹衛晉若先伐曹衛之國楚必救之楚愛曹衛必救之也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今年冬楚又圍宋故云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蒐治兵也被廬晉地名蒐音搜作三軍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文公又増一軍也謀元帥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謀度誰可為之帥所類反趙衰曰郤縠可趙衰舉郤縠可為中軍帥衰似危反縠胡

谷反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聞郤穀之言說禮樂而敦詩書言郤穀所喜悦者礼楽所敦崇者詩書說音悦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善悪為義書以紀述政事為義府者藏也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則也礼以節民心為德楽以和民情為德則者法也德義利之本也有德有義乃利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虞書益稷篇盖孔子未定書之前為夏書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帝舜擧賢始則取納以言而觀其志也明試以功緒則明試以功而考其事績也車服以庸既有言有功然後錫之車服以用之也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賢之道用郤穀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從趙衰之擧也明年郤穀卒先軫代之將去声

李九我曰教民而后用之此正晉文之所以能成伯業處

晉侯圖霸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圖霸之志遂教其民焉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遂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君親上之義未安其居民無義則苟且為生以過朝夕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晉納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為利益民之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居處不復苟且將用之文公又將用民子犯曰民未知信言民未知不食其言之信未宣其用宣明也言未明於見用之信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伐原退一舍以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相貿易者不求過本價也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分明也公曰可矣乎文公言民可用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長貴賤之礼

未生其共。民不知礼則恭敬之心不生也 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今年大蒐于被廬以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設此官以辨群臣之等 民聽不惑 民知義信礼則聽上之命無所疑惑 而後用之 然後用民為兵以侵曹伐衛也事在明年 出穀戍 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 釋宋圍 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 一戰而霸 明年與楚戰于城濮楚師敗晋遂伯諸侯也 文之教也 由晋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許 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李九我曰齊桓既沒楚益憑陵中国宋襄思圖之又以敗衂故晋文特起救宋之志欲制強楚曹衞皆単向東則侵伐之不容一朝緩也

晋楚城濮之戰

晋侯入曹 傳例曰弗地曰入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僖負羈曹賢盤飧寘璧於文公故公令無入其宮也 而免其族 且令無殺僖負羈之族 報施也 以報前日飧璧之施 施去声 魏犨顛頡怒 魏犨武子也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故怒言從亡之勞若尚不圖謀何有于報人之微施頡戸結反 爇僖負羈氏 爇燒也爇如悦反 魏犨傷於胷 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文公欲討其違令而愛其有材力使人責問魏犨且視其傷胷之病將待其復令而殺之 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言畏君之威靈 不有寧也 故不以病故而自安寧也 距躍三百 距躍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杜註云百猶励也疏云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也下三百同距音巨石音陌下同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跳而折復下也乃舍之遂不
殺魏犫舍音捨下同殺顛頡以徇于師二子同罪而獨殺顛頡刑已偏矣宋人使
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急使來晉師求救般音班公曰宋
人告急宋人以急告我舍之則絶若舍而不救則宋將絶晉而歸楚矣告楚不許
若告楚令退師楚人必不許也我欲戰矣我雖欲與楚戰齊秦未可齊秦二國尚未肯戰
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怒楚而與戰也先軫曰時先軫將中軍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晉而納賂于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退
圍宋之師藉才夜反我執曹君我晉則執曹國之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又以二國之田與宋也不言執衛君者蓋衛侯已出故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之所愛者而三

頴夫初曰昔晉文歸楚楚子享之且送諸秦可謂有恩今復有此語則楚之待晉益厚其施矣乃城濮之死竟因子玉激成之德不嘗慾惜矣

君見執二国之田見奪則楚怒甚矣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齊秦之請也喜賂怒頑
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以畀宋人盡如先軫之計說音悅畀必利反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
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人圍而
去曰無從晉師言无得從晉師與之爭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難險備嘗則志慮堅情僞盡知則見
識明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書引此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

當無求过分當丁浪反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蓋謂晉師武臣力雖以勝之可以退也晉侯備嘗雖嶮盡知情偽為有德不可與之敵也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鬬伯比之孫越椒也請戰者請于楚子求益兵與晉戰也棼音焚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敢必其勝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蔿賈嘗言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子玉欲決于一戰以間梗執持之使讒慝之不行也間去聲王怒楚子使子玉无從晉師令乃請戰故怒之少與之師不多與子玉兵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宛春楚大夫宛音苑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伯已見執失位故曰請封曹後我釋宋之圍子玉要晉先復曹衛然後我釋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聞宛春之請而言子玉甚无礼君取一

君晉侯也言欲以釋宋圍為晉之惠臣取二。臣謂子王也言子王以請復曹衛為己惠不可失也言无禮如此當急擊之不可失也先軫曰且許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未當故曰汝且許之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所以為礼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王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三国是楚能定人不可謂无礼我一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无曹衛楚必亡宋是我一言而亡三國也我則無禮。我不能定人而又亡之是我无禮也何以戰乎。以無禮敵有礼无可勝之道也不許楚言。不許之復曹衛是棄宋也。則楚必怒而滅宋也救而棄之本出兵以救宋而反棄之若諸侯何。則諸侯豈不怪我乎楚有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有三施也施去聲我有三怨。我一言而亡三国是有三怨也怨讎已多。如此則我晉之怨讎多矣將何以戰。將何以為取戰勝之道乎不如私許復曹衛

又曰私許曹衛之復非爰曹衛亦以激楚也

又曰退三舍而報楚其詞遜其意直

以攜之。此下是先軫畫策也攜離也言不如私許二国使之告絶于楚是離楚之黨也執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以激其怒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而後定計也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從晉師求戰也說音悅拘音俱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得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以晉君而避子玉故曰以君辟臣且楚師連年在外疲敝已極何故退師辟之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凡用師之道理直爲強壯理曲爲衰老豈以久出爲老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过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恵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国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衛當也讎謂楚也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讎怨背音佩下同

亢苦浪反我曲楚直如此則是晉之理曲楚之理直其衆素飽楚師直氣充飽于腹不可謂老。不可謂楚師老矣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亦歸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責于楚也若其不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不歸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臣乃不相遜也曲在彼矣。如此則直在晉而曲在于楚矣退三舍。晉師退三十里我衆欲止楚人欲止不戰子玉不可子玉独欲戰君退臣犯也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名夭上声憖魚覲反濮音卜下同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之名楚兵舍于其处恃有險也酅音奚晉侯患之患彼楚兵依憑險阻聽輿人之誦曰輿衆也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之言原田每每高平曰原以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盛然每音梅舍其舊而新

又曰夫兵死地也子玉欲以戰为戯與趙括之軽议乎兵者何異

是謀言晉可以謀立新功不必念楚舊惠也舍音捨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勉文公與楚戰戰而捷設使戰而得勝必得諸侯晉必可以霸諸侯也若其不捷設使戰而不勝表裏山河晉国外河而内山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守人不能為害也公曰若楚惠何言我过楚時受楚之恩恵欒貞子曰貞子欒枝也漢陽諸姬漢水之南衆皆姬姓之国與晉同姓楚實盡之今楚尽滅之矣思小惠而忘大恥思其贈送之小惠而忘其并滅同姓之大恥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戰以决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搏音博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啑其腦也盬音古腦乃老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戯以戰為戯可見子玉輕用民命君馮軾而觀之軾車前横木請晉君馮之以観戯也馮音憑軾音式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稱名謂我亦因得以寓目也與去声晉侯使欒枝對曰使荅鬬勃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聞君之命矣楚君之惠謂有贈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敢忘楚君之惠故也是以在此所以遅遅于此為大夫退而爲汝退三舍也為去声其敢當君乎豈敢抗與汝相敵乎既不獲命矣令既不得楚止師之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鬬勃戒飭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車乘敬爾君事敬爾楚君之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言平旦將以軍礼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

又曰輕敵如此安得不敗

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一云著掖皮曰韅軸曰靷頸皮曰鞅縶曰靽靽許見反王又去見大說文作鞶靷以忍鞅上於枝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乎有莘故国名少長猶言大小登高以观晉師之強弱少者在前長者在后皆如軍礼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兵具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莘北卽城濮胥臣佐下軍以其軍当末人蔡人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百人爲卒此盖子玉之親兵也曰今日必無晉矣子玉自誇其強言必無晉胥臣蒙馬以虎皮胥臣即司空季子也時下軍佐以虎皮蒙其馬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屬楚右師胥臣先犯之右師潰陳蔡皆奔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又曰寫出當日戰事宛在目前

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時欒枝將下軍使輿曳柴起塵詐為衆走遁徒困反楚師馳之楚兵以為真遁故逐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狐毛將上軍狐偃其左也以晉之上軍夾攻楚左軍左師潰楚左軍亦敗楚師敗績左右師皆敗是大奔也晉師三日館穀館食楚軍穀三日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至于此雍去声作王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為作行宮也

顧太初曰武子此盟亦衛君之終須以濟也孔子寞其愚不可及以此夫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于踐土故所其歸也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孔子称其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者也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人為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此盟誓之言謂天降禍于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而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以此故有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今者天意悔過而誘掖衛人之申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皆降下其心以相從順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居於國內者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國之社稷乎不有行者設使衛臣無從君出行者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养牛之牧养馬之圉乎不協之故今以前日君臣不相和協之故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大神乞為盟誓以誘天衷欲乞尔神

誘掖衛人中心之天理（誘音宥）自今日以往（自今日為盟以往）旣盟之後（盟言旣定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群臣從君出行者無以為勞而自愛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群臣居於國內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恐得罪）有渝此盟（有敢變今日之盟誓而以戕賊之事相加者）以相及也明神先君（衛之明神與其先代之君實監臨之）是糾是殛（糾必正其罪以誅殛之也）國人聞此盟也（衛國臣民聞甯武子之盟）而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旣入前驅射殺叔武而元咺訟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因之元咺歸立公子瑕二十年納賂于王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咺及公子瑕）

評 句法爽健

湯霍林曰按魏犨顛頡同罪而顛頡獨死謂之能刑可乎

晉文能用刑

城濮之戰（晉楚戰于城濮之時）晉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亡大旆之左旃（亡失也大旆旗名係旐曰旆通帛曰旃左旃者蓋大旆有左右旃也旃諸然反）祁瞞奸命（祁瞞掌牛馬旗旆者而皆失之是奸犯軍命也瞞莫官反奸戶旦反）司馬殺之（司馬主兵之官殺祁瞞也）以徇于諸侯（以示不用命者殺之無赦）師還（晉兵旣返）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不待而歸僑音橋）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也攝戎右之事）振旅愷以入于晉（兵入曰振旅謂整斤列也兵樂曰愷師出有功而以愷樂獻于社也）獻俘授馘（俘所獲囚也馘所截耳也獻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飲至大賞（飲酒于廟以告至而大行賞于軍中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復會而討其二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

國以其先歸故殺之以徇衆民於是大服言晉民皆畏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言文公善用刑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徇師殺祁瞞徇諸侯殺舟之僑徇國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李九我曰侯儒貨史復曹雖近於詭然所言種〻合道人自不容不听之矣

侯儒使復曹伯

(晉)侯有疾文公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小臣也侯儒其姓名也貨筮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豎)音樹(獳)奴侯反使曰以曹為解侯獳意晉侯有疾必問於卜筮故納賂于筮史使之以滅曹為說也(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七以下皆筮史為曹解說之辭齊封異姓者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今君為會而滅同姓君謂晉文公也滅同姓者晉與曹衛皆姬姓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也穆王昭文王為穆故曹叔為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為昭故唐叔為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為兄弟之國今晉因會諸侯而滅之非禮也兄弟相滅故云非礼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與

偕復。今年復衛侯而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言故云非信同罪異罰曹衛皆有不礼晉侯之罪今乃復衛而不復曹非刑也罪同而罰則異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有兄弟之義必礼意浹洽以行之信以守禮既有兄弟之礼矣須以誠實之意而守之刑以正。無礼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邪。舍此三者礼信刑三者所係知此今皆舍矣之舍音捨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服諸侯也公說晉文公聞筮史斯言而悅之說音悅復曹伯乃復曹伯而使會諸侯以圍許

評　轉折甚佳而詞亦謹密

茅台山曰條陳利害昭若指掌且紆徐曲折足以動人詞命之絕品者

燭之武說秦解圍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晉文公亡過鄭鄭伯不礼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以燭之武善為說辭必能退秦晉之兵也公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而命燭之武也辭曰燭之武辭不肯行臣之壯也言我方年壯之時猶不如人尚無才能可以及人今老矣況今已年老矣無能為也已。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當其壯年不早用之也公曰吾不能早用子鄭伯言當汝壯年時不能用汝今急而求子今因事勢急迫方且求汝救解是寡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已以自責也然鄭亡然設使鄭亡為二國所滅

又曰古今破同事之國者用此說越國鄙遠亡鄭陪隣乃為至理人安得不听之乎

子亦有不利焉國亡則恐汝亦不免祆也許之燭之武許出見秦君夜縋而出至夜乃懸城而下也縋池偽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燭之武言二國圍鄭鄭既知亡矣今我鄭國自知然免於滅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設使鄭亡而於秦有益也敢以煩執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其意蓋謂鄭雖亡而秦無益也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而晉君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與秦為邊邑尚隔越於晉國也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他國必難保守焉用亡鄭以陪鄰何必亡鄭以益晉乎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也焉音煙鄰之厚晉之土地增之而厚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必漸削弱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為東道之主人蓋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也舍音捨行李之往来行李行人之官也謂秦之使者往來東道共其乏困資粮屝屨有所乏困

湯霍林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弍鄭焉

則能供給之共音恭君亦無所害如此則於秦君何害之有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公曾許賂秦穆公求納矣許君焦瑕惠公許秦君以河外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言背秦之速也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之事乃穆公所素知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既滅鄭以其土地為東方封疆之界又欲申廣其西方之封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闕猶削小也若不削小秦之土地將安所從取之言晉強必為秦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大夫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因秦之力而反害秦是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秦不同心而誤與之同伐也）以亂易整。（鄭乃是不知也（知）音智）不武。（二國整師而來反亂以相攻擊是不武也）吾其還也。（有此三失不如吾亦還也）亦去之。（晉師亦去鄭也）

許燭之武一出而秦圍解此所謂一言賢於十萬之師

按淮南子曰穆公迁孟明伐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国者以其无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栄之秦巢还師鄭伯以存国之功賞弦高弦高之曰誕

弦高犒秦師

（秦）師過周北門（秦兵伐鄭者過王城之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冑兜鍪也　兵車大将居中御者在左今秦無大将故御者居中不下但居左右者去冑而下車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上車而乘之所以示其勇也（乘）並去聲）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滿乃宣公二年荅楚問鼎者此時年尚小也）觀之（出関秦兵）言於王曰（言於周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謂超乘也無礼謂過天子門不解甲束兵而但免冑也）輕則寡謀（以其輕也故知其少謀慮）無禮則脫（以其無礼故知其脫也脫謂易敘）又不能謀（謀策又寡）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弦姓高名將市易於周道遇秦師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

而得賞則鄭
国之信廢矣
不必攻而返也

先之皆以犒先重此鄭商將獻牛於秦故以四常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
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
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言知孟明將行師出於鄭国敢以十二牛犒勞秦之從者敝邑不甚
富厚但為秦從者奄久在外之故若秦師尚留居鄭則為秦具一日芻米薪菜之積若與師徑行過鄭則為秦
備一夕捍禦外備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猶今之驛逓也告鄭使為備遽其據反
穆公使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果見二子束天載弓厲兵秣馬以待秦師之至而為之內應也使皇武子辭
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命於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久留鄭国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資粮也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言我鄭国脯資餼牽已盡無以留汝餼許既反

為吾。子之將。行也。為汝之將歸秦也鄭之有原圃我鄭國有圃名原圃猶
秦之有具囿也。亦猶汝秦國有其囿馬皆養鳥獸之囿也吾。子取其。麋鹿汝三
子何不自取原圃之麋鹿以為行資以閒敝邑麋使鄭得閒暇免於館待之勞若何可乎不可
杞子奔齊杞子即掌北門之管者知謀泄不行故出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二子
與杞子同戍鄭者故出奔宋蓋三子以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滑
見鄭人來犒師故知其有備也不可冀也其國不可取也攻之。不克將代之則以有備而
不可勝也圍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少而無以繼也吾其還也不如回兵滅滑而
還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也

許 弦高以一商人能弭秦師使鄭有備又不受賞

而逃此豈可以春秋人物少之哉

鍾台山曰愚按秦誓作於此蔣夫子録之取其能悔過也

晋敗秦師于殽

晋原軫曰原軫即先軫也秦違蹇叔言秦穆公違蹇叔之言而以貪勤民而貪於得鄭以勞瘁其民天奉我也此乃天與我以勝秦之机會也奉不可失。天意不可失也敵不可縱。敵國不可縱也縱敵患生。縱敵國而不討是生患也違天不祥。違天意而不順是不祥也必伐秦師必邀秦師而伐之欒枝曰未報秦施言秦穆有納文公之施晋尚未能報之施去聲下同而伐其師。文從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而即背秦施殆非不死其君之意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晋文公新卒秦無哀吊之心而伐吾同姓鄭與晋同姓而秦反興兵伐之秦則無禮。是秦以無礼待我也何施之為。前日之施何足為乎吾聞之吾之所聞如下文所云一日縱敵一日有敵

又曰以秦之强而卒為晋所敗尚能聽蹇叔之諫奚以至是

國而縱之不治數世之患也則必遺患於數世也謀及子孫為子孫除數世之患可謂死君乎此乃所以不死其君者也遂發命從先軫之言遂發命而興甲兵遽興姜戎姜戎姜姓之戎爲晋首者遽興其兵以同伐秦師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從戎故以墨染其衰而加絰也〔衰〕音崔〔絰〕音迭敗〔秦〕師于殽果如蹇叔之言〔殽〕必邁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晋執秦之三帥文嬴請三帥文嬴晋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也請于襄公求免三帥〔帥〕所類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言彼三帥實交搆我秦晋二君致有今日之敗秦君怨此三人若生得而食其肉猶未厭足於腹何辱晋君執而戮之使三帥歸秦以就刑戮使秦君得快意戮之如何公許之襄公從其請而

又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可恨々々

釋秦三帥先軫朝朝襄公也〔朝〕音潮問秦囚先軫問襄公所囚秦三帥何罪曰夫人請之襄公言文嬴請三帥歸秦吾舍之矣吾已從其請而縱之矣〔舍〕音捨先軫怒公縱之故先軫怒之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拘執三帥於原野之間婦人暫而免諸國乃听婦人卒暫之言而遽免三帥於國内墮軍實而長寇讎言彼三帥者既知晋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自隳毀其軍實也三帥得歸必圖報復是我長其寇仇也〔墮〕許規反〔長〕張丈反亡無日矣如此則晋之亡不久矣不顧而唾不顧君臣之分而唾罵襄公也〔唾〕吐臥反公使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陽處父追還三帥及諸河至河則在舟中矣三帥已登舟渡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所乘左驂之馬以君命贈孟明詐称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欲使孟明還拜謝因而執之也孟明稽首

又曰秦穆能悔過、

曰 孟明知其是計遂不復還但於舟中稽首以荅之（稽）音啟 君之惠 言謝晉君之恵 不以纍
臣釁鼓 不殺我釁因之臣取其血以塗鼓（纍）倫退反（釁）許吝反 使就歸戮于秦 使我
得歸于秦以就君之刑戮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 若秦君治下帥之罪加之以戮
此身雖戮此心感恩終不朽腐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意欲報伐
晉 秦伯素服郊次 待之於郊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眚掩大德 降名称孤云孤實違蹇叔之忠諫致子三勉困辱於晉此皆我之罪戻不廢
孟明之師而使之取敗此皆我之過失孟明何罪之有且三帥皆賢吾終不以一敗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

評 叙事詳明

顧太初曰桓公用管仲晉文用冀缺忌旋仇而為腹心乃古今人情所難所以為五伯之雄

臼季請用冀缺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
冀缺郤郤缺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胥臣知其賢乃與郤缺俱歸晉國 言諸文
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唯有德者可以治民 君
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 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常謹敬也 仁之則
也 主一如此是為仁之法則 公曰其父有罪 二十四年冀芮欲焚公宮而弒文公 可乎
言其父有罪可用其子乎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 言鯀陻洪水舜治其罪而殛死於羽山（鯀）
音袞 其舉也興禹 鯀有聖子是為大禹能治洪水舜擭舉而用之 管敬仲桓之賊
也 管仲從子糾伐齊射中桓公帶鈎是桓公之仇讐也 實相以濟 桓公能用管仲為相以濟伯功

又曰惟賢是取不問其世此用人之準則

相去聲 康誥曰 康誥周書篇名所引書與今康誥文不同 父不慈 為父而不慈其子即今康誥所謂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也 子不祗 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康誥所謂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也 兄不友 為兄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也 弟不共 為弟而不恭其兄即今康誥所謂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也 不相及也 今之誥云之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此言不相及若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子有多而及其父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不以弟有罪而及其兄也 詩曰 詩邶國風谷風篇 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猶用人才者不以其父有惡行而廢其子也(葑)音封(菲)音匪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從臼季之言而用郤缺也 及自箕 至是襄公敗狄于箕而還 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歿狄故命之代其父將中軍也周禮三命始受位(且)子余反(將)去聲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胥臣即臼季也先茅人名以其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臼季周禮再命受服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言臼季有舉郤缺之功故賞之 以一命命郤缺為卿 以郤缺有獲白狄子之功故命為卿周禮一命受職 復與之冀 復與以其父冀芮之封邑(復)扶又反

評　胥臣能取善襄公棄進賢舉得其當賞當其賢受當其償謂之三善

朱嶓峅曰子上雖由詐而退然完師而歸楚人殺之過矣

陽子宣言楚歸退遁

晉陽處父侵蔡 蔡楚故 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 泜水出曽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泜音雉又直里反又徒丛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有文德者不肯犯順意謂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文者必不肯為有武德者不肯爽敵意謂相約退舍而自爽去是違敵也武者必不肯為 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 遲速唯命。決戰之朝或遲或速唯命是听 不然紓我。言汝若不肯先渡水則汝當退舍而緩我使我得渡也紓音舒 老師費財。言兩軍相持不退則是自老其師而多費財也 亦無益也。彼此皆無所益 乃駕以待 乃駕馬於兵車以待楚之回報 子上欲涉 子上欲先渡水以與晉戰 大

孫伯曰不可（孫伯即子玉之子成太心也言不可先渡）晉人無信（言晉人言語不可信）半渉而薄我（設使楚兵方半渡水或迫我於險而伐我）悔敗何及（則必為晉所敗雖悔之無及也）不如紓之（不如姑緩之也）乃退舍（於是子上退舍待晉先渡）陽子宣言曰（處父幸其退舍乃揚言於衆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晉而逃矣）遂歸（處父還兵帰晉）楚師亦歸（楚子上見晉兵帰故亦帰楚也）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為太子子上諫止之故商臣怨子上而譖之也事見文公元年大音太譖側禁反）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而退師避之辟音避）楚之恥也（大為楚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国其罪莫大）王殺子上（成王信其譖而誅之是歳魯僖公薨文公立）

卷之四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